

我的学生时代在机关家属院,以山东籍干部为主。这个家属院与前后楼的上海人绝缘,孤岛般存在,邻居都说北方话,有放在大人包里、家人不准看的《参考消息》,但没有《新民晚报》。

直到读大学,一天徐励国拿着复刊后的《新民晚报》回寝室,看着看着忍不住高声朗读起来:“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水浒》里见过,“蔡九立即派人捉拿宋江,并把他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开肉绽”,这场面,移花接木来描绘围棋雅赛,居然粗菜细做,别开生面,我一下子喜欢上《新民晚报》,就像不久后流行一首歌词所言:“莫名我就喜欢你。”因为中文系毕业,做文人、成名人成为梦想,夜光杯则是终南捷径。我的第一篇稿就投在夜光杯,被编辑周骏发现后刊发,题目《国务卿译名的来历》,结果被《新华文摘》转载。当年新华文摘代表了国内即时的最高文化水准,凡被它转载,就是评副教授最硬当的论文,当时我还在学校,可惜我直到退休还是助教。勿谈了!后来文章开始被《读者》转载,有的还做了卷首语,做人开始有点神抖抖,自以为不负此生,器小易满。

建平中学教导主任陆仙霞是我隔壁班同学,碰到我就说:阿拉学生常剪贴你在晚报的文章。当时高中鼓励学生课外阅读,都有报刊剪贴簿,夜光杯的文章被剪贴得最多,相当于其他报刊总

和,因为上海家庭几乎都订《新民晚报》,学生自然就取材。

互联网时代之前,《新民晚报》是传奇,到了下午,上海的大街小巷都有《新民晚报》摊,烟纸店通过卖《新民晚报》引流周边居民,买张夜报,顺买包烟,搁在大裆裤的腰头里,坐在家门口躺椅上,仰面跷脚看夜报,卖夜报可以锁定客户忠诚,夜报是粘客户的粘纸,相当于三毛学生意,先递上一份报纸,客人就会坐等,跑不脱了。当年中缝广告一行13个字,170元,当时本科毕业转正后的工资不过150元。还要排在三个月后刊出,急惊风偏遇慢郎中,急促促销的企业老板。遇上开新闻发布会,也总问:晚报的记者到了吗?不到不开。

我毕业于上师大,不少同学在中学教书,他们是从学生的剪贴本上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与另两位同学合伙开了银康老年公寓,负责运营的汪晓鸣去美国银康分院,顺便到纽约法拉盛看老同学,那里有家“中国风”书店,旅美华人圈里号称美东第一中文书店,上过《南方周末》,老板高忠是大学同学,大学里他是好学生。汪晓鸣做系团委书记时,与他搭档,高忠悄悄地问她:夜光杯上写文章的李大伟是我们同学李大伟吗?汪晓鸣说:是呀。高忠苦笑道:

平台的力量

李大伟

海市井》一版再版三版,在他的书店常脱销,也常有人来问。后来我到书店看高忠,聊着天,一个电话进来,问《上海市井》有没有到?这是一位中医先生,高忠很自豪地说:作者就在这里。喏,你的电话。医生很开心地说:我常在《新民晚报》上读你的文章,因为《新民晚报》有美国版,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五颜六色

《新闻晨报》总编毛用雄希望我给他们的副刊写专栏,我说我开个“生意人随笔”的专栏,写“经济中的社会现象,社会中的经济现象”,与晚报专栏市井随笔涉及面错位。晚报追求文笔隽永,用形象暗示思想;晨报追求文字简练,思想引领内容,两种文风分道扬镳。后来汇成《上海生意经》出版。我给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给上海早晚两家报纸写专栏,于是忘乎所以,自诩日不落,都是夜光杯让我借光。

我结婚不久,教育电视台请我们夫妻做节目,十年后还作为纪念版重播。我还常参加上海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好像2007年,我还受邀参加东方电视台的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策划,并担纲编撰演说词,语调铿锵有力,适宜朗读,这都是导演看了晚报后,通过

“大学里他不读书的。”当时我在夜光杯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上海市井》。

如今我的专栏文章汇编出版了六本书,几家出版社的编辑都是看了夜光杯上我写的专栏文章后来找我的,都无需我掏钱包销,他们相信晚报的读者量保证能够赢利的销售量。

离开学校,我下海经商,从此处处感受到夜光杯的光芒。在杨浦区开六艺茶馆,到五角场科技园区注册,那位主任疑惑地问:这个李大伟是不是晚报上的李大伟?是!那位主任高声地说:请依老板送本书找我,以后年检找我。我开办学校,江浦街道主任孙国斌给我取名:李大伟教育。因为在晚报上写文章,学生家长相信我,所以我的学校从不做广告,同行中绝无仅有,这就是平台的力量!

2000年,我在夜光杯有了个人专栏——五颜六色,今已二十余年,比许多人的婚姻都长。面对新朋友恭维,我总是笑着标配回答:“认真捣浆糊”。与其说我是做生意的,不如说是写文章的,为写文章,有时灵感来了,回绝生意宴请,对方说:依老板牛逼额。当知道真情,愤愤然:选只神经病!为了写文章,多挤些时间用于补读书,许多生意就飞了,这就是书呆子的机会成本,但我乐此不疲。

常人难得“金不换”的乐趣,从此不惧老去。感谢夜光杯给了我一个被围观的平台,让我穿着红舞鞋疯狂舞蹈至今。

夜光杯的编辑找到我的。

在我家客厅里,悬挂着书法家周慧珺的一幅行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款写着“雄里同学座右”字样。我和周慧珺兼有同乡、同学之谊,她曾是我小学时代的同案。

我仍清晰记得初次见到周慧珺的情景。九岁那年,我正在上海钱江小学(现宁波路第三小学)读四年级。一天晨会时,班主任张亚芳老师把一个剪着短发、娴静的女孩子领进教室,介绍说:“这是周慧珺新同学。”她含着微微颌首的模样至今历历在目,而她一口地道的宁波话给我印象尤为深刻。她成绩优秀,写得一手好字,是老师、同学心目中公认的好学生。当时,我少不更事,又生性顽皮,上课时不注意听讲,爱与邻座同学说闲话。张老师屡禁不止,无奈之下,把我的座位调换到周慧珺旁边,指望以此来纠正我。不料,在我的感染下,这个文静、聪颖的好学生居然上课时也不安分地与我闲话不断,甚至还公然玩起“挑绷绷”的传统游戏,令张老师大跌眼镜。有趣的是,虽说我们同籍(浙江镇海),又都生在上海,却用上海和宁波两种方言交流,在我当时看来是很滑稽的事。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两年愉快的时光。她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书法作业更是屡受表扬。在她的影响下,我的学习也渐有长进。1952年,随着踏入中学大门,我们的交往戛然而止,中断了近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周慧珺的名字时有所闻,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她写的字帖广为发行,更是声名鹊起。上世纪80年代初,我偶尔从电视中看到介绍周慧珺成才的坎坷经历的专题片,尽管30年过去了,但我依然可以把画面中这位著名书法家和我记忆中同桌小姑娘对上号。

我和周慧珺在阔别多年后的重逢是在1992年春天。5月31日,在我家一次小学师生聚会中。在睽隔40年后,我又见到了她。当年娴静的女孩如今已成为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围坐在张老师周围,我们循着时间的踪迹,寻找往日情怀,当谈到我和周慧珺儿时上课说闲话“屡教不改”的旧账,三人都忍俊不禁。那天,周慧珺为张老师带来了一幅已装裱的她书写的一首宋诗,并表示乐意专门为我另写一幅,那便是篇首屈原名句条幅的由来。一个月后,我去她寓所拜访,她向我详细叙述了她走上书法艺术道路的艰辛历程。当我注视她因类风湿而变形的手指,但握笔挥毫时洒脱自如的姿态,我明白,她遒劲有力的大字蕴含着多少辛劳和心血。

那次聚会后,我们恢复了较频繁的交往。每年春节,我和内人几乎都去拜访。我们回忆少年时代求学的情景,穿越时光隧道,我们仿佛回到曾那么熟悉的黄浦区北京东路附近的街道、剧院、艺人,一起感叹时光无情的流逝。其时,已经模糊的旧日情景顷刻间变得栩栩如生。她那浓重的宁波口音,不时使我想起近70年前我们上课时的“闲话”,从她清瘦的面庞,我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娴静女孩的神采。

我最近一次拜访周慧珺是在四年前。我告别时,她步履维艰,坚持把我送到门口,对我说:“依也是宁波人噢!”接连重复了三遍。我知道,我们都已垂垂老矣。我想,在那个时候,周慧珺一定依稀看到了70年前那个顽皮男孩的面容……(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完了还会长出来吗?”老爷爷听了,轻轻地回答了我。

又是新年,家里布置了很多花,香气扑鼻。忽然好想念老爷爷,我不知他姓名,也不知他去了何方。繁花落尽春犹在,彩蝶时从梦里翔,老爷爷仍活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活在我心里播下的善种里,还有

辞旧迎新时,总会想起那个花房,还有老爷爷,心里便一阵雀跃。

花房在我们小学里我们常去上劳作课。高大的玻璃房里到处是花。有位老爷爷在忙,老师说,在这里,要听他指挥。他教我们小心地摘下枯叶,轻轻去掉垂头的花,用小杯子缓缓地浇水,挑最大的花剪下送到办公室。他不许我动手,说我太小,会弄痛花。男生奔跑喊叫,他说,花无法安心喝水,会长不好。花会痛?还怕吵?

趁着岁末年初,用一周时间,到上海的郊区走一走。本以为寒冷潮湿的冬天,有了阳光的陪伴,平添了几分暖意和舒适,这和记忆中许多年前的冬天似乎有了很大的区别。

那是小学二三年级时的冬天,之所以对那天有这么深刻的印象,是因为那天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台电子游戏机。那天特别寒冷,寒潮过境,马路结冰、公交停开,整条浦东大道上空无一车。身为小学老师的奶奶干脆让我回家去,不用上学了,她会为我请假,于是便有了一个意外的假期。天虽冷,阳光却好。下午,妈妈带我去当时的浦东闹市东昌电影院逛街,路过百货商店,她主动提出给我买一台电子游戏机。

走在上海崇明郊外的湿地里,想起这段往事,不过此刻,我身边并没有结冰的马路、停开的公交车和心虚的童心,眼前是一片片望不到边际的芦苇荡、偶尔出现的农民身影,还有近两年引得众人打卡的水上森林。难以想象,繁华的喧嚣都市和纯粹的乡野趣味,其实相隔得那么近。冬天的寂寂,更劝退了不游,不畏寒冷前往的人,便有了更多的收获。

而在岛屿另一端,是一片生机勃勃,完全没有冬季萧瑟和冷峻气质,那是国际迁徙鸟类路径上的重要一站:东滩。每年冬天,三百多种鸟类、上百万只候鸟在此停留。位于长江口的东滩,冬季朔风凛冽,可对鸟群来说,已是不可多得的温暖之地。冬日原本应有的凝滞气息,被各种鸟儿的鸣叫声打破,风物不再静止。倒是很适合在这个时刻吟诵雪莱的《西风颂》,身体被寒风裹挟、期待已装满春意。冬天似乎不如想象中那般寒冷了。

冬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气质。也是一个岁末年初,在欧洲西部,欢庆新年的钟声敲响时,屋外满天飞雪,有光亮的屋子里都是暖意融融。空气越冰冷,人们越希望通过增添人和人间的联结来获得温暖。新年市集里,捧一杯热红酒,看人来人往,即便是异乡人,也很容易融入那种欢庆热闹的气氛里。不同地方的寒冬,也拥有丰富迥异的意趣。因为寒冷和凋零的质素,冬天往往不叫人喜欢,正因如此,人们在世界各个角落,都会想尽办法为冬天赋予靓丽的颜色,节日、庆典、团聚、美食……它们改变了冬天一成不变的色彩和温度,让这个季节充满诱惑起来,让寒冬不再冷漠。

冬天也是许多人生活里的岁末年初,惟愿下个冬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去迎接不同地方的崭新岁月。

繁花落尽春犹在

乔义

他说,花有灵魂,你爱它,待它好,它都知道,就会越长越美。下课了,老爷爷送我一枝花说:“今天你很乖,奖你一枝花送妈妈。花美,你妈妈更美。”妈妈哪有什么花?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世上再美的花,也没有妈美!其实,老爷爷也很美,他穿黑衣黑裤,上面没一点灰,再热的天,纽扣也一直扣到领口。雪白的头发梳得整齐,还会说流利的英语。最爱看他打拳,柔柔的,像跳舞。有时他舞剑,剑上有长长的红穗,他扎紧裤腿,一跳老高,落地却无声。他左腾右挪,把剑刺向前方,双目炯炯,把我们都看呆了。他天天住校,过年也不回去。他脸上总是淡淡的,只有在侍弄花时,嘴角才弯起,很温柔地笑。老师说,花就是他的孩子,谁动了他的花,他要发怒的。

校园一角有鸽棚,上午两节课后会放飞鸽子,它们绕着花房一圈圈飞,常有一两只落地上,歪着小脑袋与人对视。鸽子总会飞到老爷爷身边去,有的调皮地站在他头上一动不动。飞累了,它们在地上走来走去,围在老爷爷身旁,眼巴巴地望着。他拎着大口袋,一把把撒出玉米,

起风了,冷风吹得门窗呜呜响,远处一户人家房顶上的灰瓦片似乎被吹得更瘦更薄了,让人心生寒意。院子里一根绳子上晾着很多干菜,风又猛又急,干菜却紧抓着绳子在风里悠悠。一个老妇人从屋里出来,忙着把干菜往袋子里收。

是晾晒的萝卜缨干菜吗?这样的情景太熟悉亲切了,这会儿,任风吹得更凛冽,一碗热腾腾的干菜面条就可以抵御住这一冬的寒凉。干菜面条一直

他说,花有灵魂,你爱它,待它好,它都知道,就会越长越美。

下课了,老爷爷送我一枝花说:“今天你很乖,奖你一枝花送妈妈。花美,你妈妈更美。”妈妈哪有什么花?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世上再美的花,也没有妈美!其实,老爷爷也很美,他穿黑衣黑裤,上面没一点灰,再热的天,纽扣也一直扣到领口。雪白的头发梳得整齐,还会说流利的英语。最爱看他打拳,柔柔的,像跳舞。有时他舞剑,剑上有长长的红穗,他扎紧裤腿,一跳老高,落地却无声。他左腾右挪,把剑刺向前方,双目炯炯,把我们都看呆了。他天天住校,过年也不回去。他脸上总是淡淡的,只有在侍弄花时,嘴角才弯起,很温柔地笑。老师说,花就是他的孩子,谁动了他的花,他要发怒的。

校园一角有鸽棚,上午两节课后会放飞鸽子,它们绕着花房一圈圈飞,常有一两只落地上,歪着小脑袋与人对视。鸽子总会飞到老爷爷身边去,有的调皮地站在他头上一动不动。飞累了,它们在地上走来走去,围在老爷爷身旁,眼巴巴地望着。他拎着大口袋,一把把撒出玉米,

起风了,冷风吹得门窗呜呜响,远处一户人家房顶上的灰瓦片似乎被吹得更瘦更薄了,让人心生寒意。院子里一根绳子上晾着很多干菜,风又猛又急,干菜却紧抓着绳子在风里悠悠。一个老妇人从屋里出来,忙着把干菜往袋子里收。

是晾晒的萝卜缨干菜吗?这样的情景太熟悉亲切了,这会儿,任风吹得更凛冽,一碗热腾腾的干菜面条就可以抵御住这一冬的寒凉。干菜面条一直



逐日追风 (摄影) 马亚平

一面叫鸽子名字,叫到的鸽子抬头看看他,有的啄他的手,有的绕着他走。有次我吵着要喂,老爷爷给我一把玉米,我高高地撒出去,鸽子却视而不见,没一只来吃,都围着他转。

我很生气,第二天约了几个男生把花房门用木条插上,不许老爷爷出来。鸽子飞起来后,盘旋几圈都落到地上,一只只东看西看,咕咕地叫,有的去啄花房门。老爷爷拉不开门,急得大叫:“怎么回事?开门!”我们屏住气,不作声。鸽子找来找去,忽地一下上了天,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忽然,凉凉的,什么东西?我们都中了“枪”。我们抱着脑袋大叫,老爷爷又喊:“快开门!”我赶紧开了门。他见我们狼狈的样

是我很喜欢的食物,尤其冬天的晚上,上了一天班,顶着凛凛寒风回家,想着晚上做一锅热腾腾的干菜面条,心里顿时升起暖意,冷风吹在脸上,也不觉得冷了。

干菜面条做起来简单又省事,抓一把干菜热水烫软切碎,再准备一棵葱,几瓣蒜、几片姜、两个西红柿、三四个鸡蛋,锅里放油,炒鸡蛋花,然后把葱姜蒜炒出香味,再把切碎的干菜和西红柿放到锅中翻炒,放点盐,添上水,等到水开,面

条下锅,滚两三回,一锅热乎乎的干菜面条就做好了。再放点香油和醋,干菜的清香把葱姜蒜的香味,还有西红柿鸡蛋的味道都汇在一起,一碗干菜面条端在手中,暖心暖胃。面条选用手擀面最相宜,筋道,汤汁浓厚,是小时候的味道。

每年这个时候,母亲也总忙着准备干菜,萝卜收了后,看似无用的萝卜缨也成了她的宝贝。她不怕水凉,很仔细地在水池边把一大筐萝卜缨慢慢清洗干净,

在我家客厅里,悬挂着书法家周慧珺的一幅行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款写着“雄里同学座右”字样。我和周慧珺兼有同乡、同学之谊,她曾是我小学时代的同案。

我仍清晰记得初次见到周慧珺的情景。九岁那年,我正在上海钱江小学(现宁波路第三小学)读四年级。一天晨会时,班主任张亚芳老师把一个剪着短发、娴静的女孩子领进教室,介绍说:“这是周慧珺新同学。”她含着微微颌首的模样至今历历在目,而她一口地道的宁波话给我印象尤为深刻。她成绩优秀,写得一手好字,是老师、同学心目中公认的好学生。当时,我少不更事,又生性顽皮,上课时不注意听讲,爱与邻座同学说闲话。张老师屡禁不止,无奈之下,把我的座位调换到周慧珺旁边,指望以此来纠正我。不料,在我的感染下,这个文静、聪颖的好学生居然上课时也不安分地与我闲话不断,甚至还公然玩起“挑绷绷”的传统游戏,令张老师大跌眼镜。有趣的是,虽说我们同籍(浙江镇海),又都生在上海,却用上海和宁波两种方言交流,在我当时看来是很滑稽的事。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两年愉快的时光。她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书法作业更是屡受表扬。在她的影响下,我的学习也渐有长进。1952年,随着踏入中学大门,我们的交往戛然而止,中断了近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周慧珺的名字时有所闻,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她写的字帖广为发行,更是声名鹊起。上世纪80年代初,我偶尔从电视中看到介绍周慧珺成才的坎坷经历的专题片,尽管30年过去了,但我依然可以把画面中这位著名书法家和我记忆中同桌小姑娘对上号。

我和周慧珺在阔别多年后的重逢是在1992年春天。5月31日,在我家一次小学师生聚会中。在睽隔40年后,我又见到了她。当年娴静的女孩如今已成为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围坐在张老师周围,我们循着时间的踪迹,寻找往日情怀,当谈到我和周慧珺儿时上课说闲话“屡教不改”的旧账,三人都忍俊不禁。那天,周慧珺为张老师带来了一幅已装裱的她书写的一首宋诗,并表示乐意专门为我另写一幅,那便是篇首屈原名句条幅的由来。一个月后,我去她寓所拜访,她向我详细叙述了她走上书法艺术道路的艰辛历程。当我注视她因类风湿而变形的手指,但握笔挥毫时洒脱自如的姿态,我明白,她遒劲有力的大字蕴含着多少辛劳和心血。

那次聚会后,我们恢复了较频繁的交往。每年春节,我和内人几乎都去拜访。我们回忆少年时代求学的情景,穿越时光隧道,我们仿佛回到曾那么熟悉的黄浦区北京东路附近的街道、剧院、艺人,一起感叹时光无情的流逝。其时,已经模糊的旧日情景顷刻间变得栩栩如生。她那浓重的宁波口音,不时使我想起近70年前我们上课时的“闲话”,从她清瘦的面庞,我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娴静女孩的神采。

我最近一次拜访周慧珺是在四年前。我告别时,她步履维艰,坚持把我送到门口,对我说:“依也是宁波人噢!”接连重复了三遍。我知道,我们都已垂垂老矣。我想,在那个时候,周慧珺一定依稀看到了70年前那个顽皮男孩的面容……(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完了还会长出来吗?”老爷爷听了,轻轻地回答了我。

又是新年,家里布置了很多花,香气扑鼻。忽然好想念老爷爷,我不知他姓名,也不知他去了何方。繁花落尽春犹在,彩蝶时从梦里翔,老爷爷仍活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活在我心里播下的善种里,还有

那句回答:“花是有灵魂的,即使枯萎了,美也会永远活着!”光阴流转中,眼前升起一片温暖的绚烂。

然后烧一大锅开水,一点点焯水,慢慢沥水,再一点点搭在屋檐下的绳子上慢慢晾晒。母亲总说,与餐桌上的大鱼大肉相比,干菜藏着阳光的芬芳和菜蔬的清香。

热气腾腾的干菜面条是故乡食物的一种,也正如故乡纯朴温暖的风貌,想起来只记得万般好。从故乡小小的村庄出发,踏踏实实地向,距离故乡越来越远,而心却从未走近,很多习惯和喜好也是从前故乡给我的,一直伴着我,欢欣笑语,忧伤难过,给我温暖支持,给我力量和坚强。

美食

夜光杯